

■逝者追忆

胡老师,我想对您说

夏圆圆

2021年1月10日晚10点30分左右,我敬爱的胡静老师永远离开了!

当天晚上,我接到姐姐(胡静老师的女儿)电话,她哽咽着说:“圆圆,妈妈走了……”我根本不敢相信!放下电话,我嚎啕大哭。亲爱的老师,前两天我还在和您通话,您同我说艺术,说人生,叫我不能放松,要曲不离口……怎么突然就走了呢?

我赶到二院,看到您安详地在躺在救护车上,心如刀绞。我跪在您身边,轻轻地抚摸着您花白的头发。我的老师,我最最亲爱的恩师,您像是在沉睡。我轻轻地帮您穿衣,轻轻地抬起您的手,再轻轻放下。我一遍又一遍,仔细调好水温,好让您感到舒舒服服。我一边调,一边为您轻轻地擦擦身子,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
1996年,我刚踏入安徽黄梅戏学校,就非常荣幸地分在您负责的唱腔组,跟在您身边学习唱腔。起初,您说我不开窍,就是嗓子好。我现在回想,虽然没开窍,但跟在您身边的四年中,我终于慢慢地不那么费力了,对您教我的唱腔技巧和韵腔走势,慢慢地熟悉、掌握了。

我出了校门,进入剧团,经常参加一些比赛,您给我细心指点身段,逐字逐句逐个音符地指导我,不放过任何一个瑕疵。为了让我在参赛中有优势,您建议我选择适合自己的曲目,于是找到了陈华庆老师,请他给我创作了《打神告庙》《古道别》,并且拼接了《回娘家》,对唱腔尾部也进行了调整,使之成为更适合参赛的唱段。您说,裁缝能把衣服裁剪得好,您也是“裁缝”,可以把唱腔“裁剪”得好。您还说,现在的《小辞店》《血冤》《鸿雁传书》都是您后来在教学过程



作者与胡静(左)合影 作者供图

中裁剪出来的,这些唱段在全剧中原本是独立的,有的中间还有其他唱段的穿插,您把好听内容截下来,于是才有了现在的唱段,特别是《鸿雁传书》这个唱段原本有40多分钟,冗长乏味,您精心打磨,对精华的部分予以保留,使之更精炼,更有韵味。听了您的讲述,我才知道这些经典唱段原来是这样提炼出来的,我伸出大拇指笑着说:“胡大裁缝真厉害!真棒!”

您还推荐您的好友董学勤老师为我设计身段。那时您还在戏校南路的老房子住,每天早上买完菜,经过剧团门口,都要进去,在台下静静地坐着,看我的表演。我知道您想看看我有没有跟董老师好好地学。

我经常在下午去您家,找您辅导。您睡眠不好,中午上床后在床

上蹭了好久才能入睡。我去您家的时间一般都是三点半或者四点,您教,我学,每一次都会到傍晚六七点。您给我下点饺子,或者做个虾米毛豆炒饭。您做的饭菜,像妈妈做的一样,特别香,特别好吃。

在您的精心辅导之下,我带着《打神告庙》《回娘家》《古道别》《血冤》《春风送暖》等曲目,参加了一场又一场比赛。每次参赛之前,我都会演给您看,您和您的闺蜜、朋友,都会给我提出许多宝贵意见。我不停地修改,再上台,再修改。您对艺术的理解和尊重,对艺术作品的不停打磨,让我一步一步地成长。我参加每一场比赛,您都是“跟踪式”地为我服务,从唱腔、化妆、发型到服装、音响、道具,每个方面都为我考虑周全。2013年全国黄梅戏“七仙女大赛”,您因为身体不好,不能陪我去北京,但千叮咛万嘱咐董学勤老师,让她一定要把我辅导好,让我随时把比赛情况告诉您。抽签抽到《洞房》一折时,我打电话告诉您,您说,不得了,这段我们要好好“抠”一下。您在电话里一字一句地教,教了一个多小时,直到我的手机没电。第二天,您又打来电话,让我再唱给您听。您真的像母亲,我每一次有进步,您都会高兴,会抱着我,那么欢快、欢欣。

您特别低调,不愿意在人前多露脸。那一次,我在艺术中心演出《六尺巷》,结束后,您到后台找我,伸出大拇指说:“圆圆,今天你是最棒的!”又

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您说我是您的学生,所以今天一定要到后台来,给我打气鼓励。您就是这样呵护着我,妈妈一样呵护着我。

《玉天仙》唱段我拿到手,刚刚过完年,您的两个孙辈前脚去上学,您就给我打电话,让我去您家。我们面对面坐着,整个月的每一个下午,我一句句地学。您说,我们一定要在导演来之前把唱腔学会,把唱腔练好,这样就可以心无旁骛地上台。排练完,我们又进行一轮的学习,在您家餐厅,边走边唱,再继续抠着唱腔。您还开玩笑:“我要给你‘钉钉子’,让你再牢固些。”

每一次,我只要学新的唱段,就会带着曲谱上您家。您说要在有限的时间把有限的精力全部用在我的身上,让我多学一点。2020年五一假期,您教我《小辞店》,一个7分钟的唱段,用了五个下午慢慢地、细细地教。您还跟我开玩笑:“幸好不是收费的,不然你就要吃大亏了。”您就是这样“巴心巴肝”地教我,我怎么能不好好学呢?

亲爱的老师,您去世快20个月。这600个日子,我每一天都在想您。55654XX这个号码,我以往每天下午四点左右都会拨打,但如今在这个时间点拨打这个号码,却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。我无数次哽咽,无数次失声痛哭,我的恩师,您听到了吗?

作者系国家一级演员,曾获上海“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”、中国黄梅戏青年演员大赛“黄梅之星”称号、第三届韩国戏剧节“最佳国际剧目奖”以及韩国光州第十四届、十五届国际和平戏剧节“最佳演员奖”。

■流年碎影

葡萄树下

王敏

上小学前,我常常拎着那个重重的铝制饭盒给尚未出嫁的小姑送饭,饭盒里有时候是奶奶做好的四季豆焖面,有时是用熟菜拌过的各种面食。饭送到时,依然冒着热气,小姑狼吞虎咽,我跟堂哥、堂姐等“送饭小分队”成员趁机钻进葡萄园里大快朵颐。

“大快朵颐”,其实只有在葡萄

成熟时才有可能。葡萄是一粒一粒成熟的。我们半蹲在有些阴凉的葡萄架下,仔细挑选,最初的葡萄是整串整串的青绿色,过些

天有几粒微微泛红,再过些天有些果子变成紫色了,这些率先变紫的就成了我们的腹中之物。

葡萄最初成熟时,我格外珍惜,小心翼翼地包在手掌心里,又不忘给它们留一点“呼吸”空间,紧跟在哥哥姐姐们的身后跑出葡萄园,在篱笆墙外面的小溪旁,仔细地给葡萄洗去尘土,再将葡萄皮一瓣一瓣剥开。葡萄肉静静地立在花瓣状的葡萄皮上,我小心地拿起,塞入口中。

中秋节前,葡萄迎来成熟的高峰期。爷爷会在省道旁边摆两个小竹框,左边的竹框里放着装葡萄的塑料袋,右边的竹框里放着两把秤,一把是五斤的,另一把是十斤的。右边的框里还有一个零钱包,零钱包分三层,蓝色的十块放在最里面,五块、两块和一块的放在中间,一毛、两毛和五毛的放在最外面的夹层里。竹框上面搭一块大大的木板,成色不一的葡萄被爷爷精巧地摆放着,最左边放着颜色最漂

亮、个头最大的,一串差不多一斤,中间的成色稍微差一些,最右边放着从果园采摘来的新鲜苹果。

我上学的那一年,小姑出嫁了,爷爷少了一个得力的帮手,“送饭小分队”的成员们也陆续进了学校。这片葡萄园最终由深谙种植的爸爸来维护,爷爷只在爸爸遇到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才出面给予指点。爸爸接手以后,进行了一番修整,葡萄园发生了很大变化,我跟妹妹与葡萄园的接触更密切了。

爸爸在葡萄园出口的位置盖了一间十余平米的小屋子。小屋是在姑父的帮助下盖起来的,他早年学过一些泥瓦匠的技艺。墙体是由老式砖头纵横交错垒起来的,里里外外用泥土与碎麦秆加水以后的混合物涂抹一遍,屋顶以油毡布覆盖。屋内朝南的位置开一个小窗,小窗外面是妈妈种的各式蔬菜,有西红柿、四季豆、南瓜和辣椒等。进门左转是用砖头砌的高约一米的中空台子,用来放大案

板,下面中空的位置放炊具,做饭的时候放那个大茶壶,平时放铁锅。中间还隔出一块,用来放餐具。再往里面是用砖头垒起一个长12米、宽1.5米的炕。每年夏天葡萄成熟时,我们一家四口会住在这个小屋里。

每年开春以后,父母会把葡萄架从地里扒出来,让它们重新攀到铁丝网上,再用细细的布条将它们固定好。气温慢慢上升,就要给葡萄藤施肥、掐丝儿,还要除草。这些活非常繁琐,但必须得做。做完了这些活,如果天气不冷不热,就可以等待丰收了。

葡萄成熟时,基本上是每年的6月初到9月底,爸爸妈妈会带着我跟妹妹在这里住两个月,我们姐妹俩与父母在这片葡萄园中度过整个夏天。因为这片葡萄园,我们拥有了无比欢快的童年。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回家先去旁边的溪水里洗两串葡萄吃,一天差不多吃掉两斤的样子。

秋天来临的时候,葡萄采摘进入了收尾阶段。爸爸会先将小屋子内的生活用品运回家,然后跟妈妈一起,再在天气稍微冷些的时候将葡萄架一一从铁丝网上解开,再将它们一一埋回地下过冬,等待下一个春天的来临。

